

（深夜，街角的老舊雜貨店透出昏黃燈光，斑駁的木牌寫著「浪矢雜貨店」。店門旁生鏽的牛奶箱上貼著泛黃字條：「煩惱諮詢，請將信投入箱中，回信置於此處。」三個少年——翔太、敦也、幸平——倉皇躲進店內，氣喘吁吁。）

翔太：（壓低嗓音）警察暫時追不上來，先在這兒躲一晚。

敦也：（環顧四周）這破店連灰塵都沒人擦，肯定荒廢很久了。

幸平：（蹲下查看牛奶箱）喂，這箱子寫著「煩惱諮詢」耶！

翔太：（嗤笑）老掉牙的把戲！誰會把心事塞進牛奶箱啊？

（話音未落，牛奶箱內突然傳出「喀啦」聲響，三人愣住。）

敦也：（緊張）有……有東西掉進去了！

（幸平遲疑地打開牛奶箱，掏出一封泛黃信封，上頭工整寫著「致浪矢雜貨店 樣」。）

幸平：（抖開信紙）是手寫信！「我是一名奧運候補選手，暱稱『月亮兔』。男友罹患絕症，只剩半年生命。我該放棄訓練陪他走最後一程，還是繼續追逐夢想？懇請您的指引……」

敦也：（皺眉）這信紙都泛黃了，起碼放了十幾年吧？

翔太：（湊近看）日期寫 1980 年？現在是 2012 年欸！搞什麼鬼？

幸平：（翻轉信封）回信要放回牛奶箱……我們要不要亂回一下？

敦也：（撿起櫃檯的鉛筆）反正閒著，我來寫！（撕下筆記本紙頁，邊寫邊念）「致月亮兔：當然要陪男友啊！夢想隨時能追，人死了就沒了。」

（敦也將回信塞進牛奶箱，三人沉默對視。未過五分鐘，箱內再度傳出聲響。）

幸平：（驚呼）又有信！

（翔太搶過信紙速讀，臉色驟變。）

翔太：（高聲念）「感謝您的回信，但您根本不理解運動員的掙扎！教練說我是日本奪牌的唯一希望，男友卻強撐微笑說別管他。我究竟該怎麼選？」

敦也：（抓頭）這人是在跟我們吵架嗎？明明是她自己問的！

幸平：（翻找櫃檯）等等，這裡有舊報紙！（抽出泛黃剪報）1980年.....日本因政治因素抵制莫斯科奧運，選手全數棄權！

翔太：（恍然）所以這女孩就算努力訓練，也根本參賽不了？

敦也：（奪過鉛筆）重寫！（奮筆疾書）「月亮兔：先照顧男友，但別放棄訓練。妳的堅持會成為他的力量，而且未來一定有其他舞台。」

（三人將第二封回信投入牛奶箱。剎那間，店內老舊掛鐘突然敲響，月光穿透積灰的玻璃窗，將牛奶箱籠罩在銀輝中。）

幸平：（顫聲）你們有沒有覺得.....這間店像活過來一樣？

（牛奶箱第三次傳出聲響，信紙墨跡猶新。）

翔太：（啞著嗓子念）「謝謝您。我決定陪他到最後一刻，但每天清晨仍會繼續跑步。今天，他在病床上握著我的手說：『妳的腳步聲，是我聽過最安心的聲音』.....」

（三人呆立原地，夜風掀起信紙一角，1980年的郵戳清晰可見。）

敦也：（喃喃自語）這牛奶箱.....難道連接著過去？

（鏡頭緩緩拉遠，雜貨店在月色中泛著微光，牛奶箱的鐵鏽縫隙間，彷彿有星芒閃爍。）